

DOI :10. 14015/j.cnki.1004-8049. 2016. 10. 009

朱建君：“海洋文化的生态转向与话语表达”，《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10期，第80-91页。

ZHU Jianjun, “The Ecological Turn of China’s Maritime Culture and Its Discourse”, *Pacific Journal*, Vol.24, No.10, 2016, pp.80-91.

海洋文化的生态转向与话语表达

朱建君¹

(1.中国海洋大学,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 基于人海关系分析, 本文认为人类海洋文化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三次版本更新, 当前我国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则是体现世界海洋文化生态转向趋势的最新成果, 内在指向并且需要我国海洋文化实现整体生态转向的支撑, 其中蕴含着海洋文化版本升级的历史性契机, 应有意识地加以推进, 走向人海和谐相生的升级版海洋文化, 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相容互促。目前亟需解决我国海洋文化话语表达生态转向不够、社会引领力量不足的问题, 可以通过四个途径创新升级, 并应在各种话语性场域进行有效表达, 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与海洋文化当代发展, 同时也有助于我国海洋大国的形象塑造与海洋文化的国际传播。

关键词: 海洋生态文明; 海洋文化; 生态转向; 版本升级; 话语表达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6)10-0080-12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海洋环境保护举措, 到十八大报告关于海洋强国的表述中包括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海洋被理解为海洋强国的内涵之一,^①再到2015年7月16日印发的《国家海洋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2015—2020年)提出了10个方面31项主要任务和20项重大工程项目, 我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努力目前已经进入了大规模制度化实施的

新阶段,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战略布局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此进程相伴随,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关于海洋生态文明的学术研究也不断进展, 经过一些学者卓有成效的研究和提倡, 诞生了许多从海洋经济、海洋管理、海洋生态文化方面进行探讨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总结。^②而海洋生态文明追求“人海和

收稿日期: 2016-01-23; **修订日期:** 2016-03-28。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海洋文化理论体系研究”(12&ZD113)、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国际视野下山东海洋休闲文化历史发展研究”(15CLSJ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朱建君(1973—), 女, 山东曲阜人,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人员,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澳大利亚国际研究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海洋历史与文化、中外关系。

① 刘赐贵：“关于建设海洋强国的若干思考”，《海洋开发与管理》，2012年第12期，第8-10页。

② 刘家沂：“生态文明与海洋生态安全的战略认识”，《太平洋学报》，2009年第10期，第68-74页；王丹、鹿红：“论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诉求”，《理论月刊》，2015年第1期，第26-29页；马英杰、尚玉洁、刘兰：“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立法保障”，《东岳论丛》，2015年第4期，第176-179页；陈彬、俞炜炜等编著：《海洋生态恢复理论与实践》，海洋出版社，2012年版；袁红英主编：《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王书明著：《海洋、城市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中国生态文化协会正在组织编撰的《中国海洋生态文化》一书。

谐”的海洋观,^①实际上代表着以新“文”来“化”海,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因此归根结底与海洋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如何在两者的交互之中发挥其互促进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文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人类海洋文化历史发展的视角下,基于人海关系分析阐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性意义,说明促进海洋文化整体生态转向,实现海洋文化版本升级的必要性,认为当前亟需率先实现海洋文化话语的生态转向与创新升级,并进一步分析其实现途径与话语表达场域问题,以期助益于关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助益于关于我国海洋文化当代发展的思考。

一、海洋文化历史发展中的版本更新

海洋在人类文明的诞生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就是海洋文化,其本质是人海关系及其产物,^②与海洋有关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社会制度、行为活动、物质利用等,无不体现着一定的人海关系。这一本质既存在恒久性,也存在变动性。恒久性指海洋文化的本质规定性一直如此;变动性是说人海关系及其产物的具体表现和特点则会因地域、时代等因素不同而发生变化。因此人类海洋文化在具有共性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海洋生态环境亦会随之颇有差异,人类在与海洋打交道的过程中打造出何种方式的人海关系,形成何种海洋文化,决定着海洋生态环境所受到的不同影响。在人类活动影响海洋这一层意义上说,不同的海洋文化造就了不同的海洋生态环境状况。

海洋文化的不同存在着类型差异与版本差异。关于海洋文化的类型差异,我国学者已经做了开拓性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海洋文化概念的提出开始,批判西方中心论、反驳黑格尔的海洋文化观、梳理中国海洋文化等不同于西方的海洋文化类型就成为海洋文化研究的一大重点,促进了对人类所创造的特色不同的海洋文化类型的关注。目前我国学者已经对世

界历史上主要的海洋文化类型进行了梳理,在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中,根据不同的标准,有的分成古地中海海洋文化、古印度海洋文化、中国海洋文化、北大西洋海洋文化和南太平洋海洋文化五大海洋文化系统;^③有的分成岛屿文明、航海文明、海盗文明、现代海洋文明等四种海洋文明类型;^④最近的研究则分成海—陆兼具型、单一的岛屿型、群岛型与列岛型等三种类型。^⑤从这些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海洋文化类型的划分是以海洋文化的地域差异为研究出发点的,是基于古代世界所形成的不同民族、区域的海洋文化传统而做出的特性分析,取空间视角,横向比较。

这里提出的海洋文化的版本差异,则以考察海洋文化的时代变化为起点,是基于世界海洋文化的时代变迁而做出特性分析,取时间视角,纵向比较。文化同社会生产力一样,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海洋文化的发展变化中,一方面某些基本的文化要素会保持相对稳定,并积淀形成文化传统,使得对海洋文化类型的研究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在某一海洋文化类型内部,历史变迁也会使得文化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气象和文化精神。同时,不同海洋文化类型间的碰撞、交流与融汇也时有发生,对海洋文化的时代变迁产生或促进或阻碍的影响。因此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原本各有千秋的海洋文化有的源远流长而折有变化,有的则发生巨变,甚至湮灭无闻,形态不

① 杨国桢:“人海和谐:新海洋观与21世纪的社会发展”,《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36-43页。

② 曲金良主编:《海洋文化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③ 徐晓旺:“论古代中国海洋文化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学术研究》,1998年第3期,第93-97页;曲鸿亮:“海洋文化与滨海旅游业的发展”,《海洋文化研究》,海洋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页。

④ 郑敬高:“海洋文明的历史类型——兼论欧洲文明不等于海洋文明”,《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35-39页。

⑤ 曲金良:“世界海洋文化的类型与中国海洋文化的优势”,见:曲金良著:《中国海洋文化观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7页。

一而足。海洋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这种时代变迁性构成了海洋文化版本差异的基础。

文化是流变不居的,海洋文化的时代变迁一直持续不断,正如今日的海洋民俗已经大不同于百年前的海洋民俗一样。当海洋文化的时代变迁已经大到足以根本改变人海关系,形成了新的人海关系并产生了与这一新的人海关系相适应的产物时,就可以说出现了海洋文化的版本更新。判断新的人海关系有没有形成,即判断海洋文化有没有出现版本更新,重点是观察海洋文化的核心——海洋对于人类文明的价值与意义——是否发生了变化。具体可以用五个指标来衡量:其一,有没有形成新的海洋价值观;其二,对新的海洋价值观的追求有没有成为社会共有的意愿;其三,有没有形成新的话语体系;其四,新的海洋价值观是否指导涉海活动的主流(而非停留在愿景层面);其五,有没有出现系统的制度安排。如果这五个指标都呈现同一指向的变化,则说明形成了新的人海关系,体现出新的海洋文化精神,出现了海洋文化的版本更新。

以上述五个指标来衡量,人类历史上海洋文化已经发生了三次版本更新,尽管在不同海洋文化类型中发生的时间早晚或程度大小不尽相同。第一次发生在人类发明了舟船,扬帆出海之时,海洋的交通功能得以彰显,海洋可以提供渔盐之利和舟楫之便的价值得到普遍认同;对这两种价值的追求在许多社会里都成为普遍意愿;相关言谈记载随之蔚为大观;海洋活动的主流从之前的海岸采集捕捞与观海玄想,根本变化为海路航行与海洋渔盐并举;一系列相关制度安排也逐渐确立,例如我国古代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制度。这一次版本更新发生后一直纵贯古代持续到近代,其间诞生了诸如地中海海洋文化圈、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等海洋文化成果,形成了本真意义上的“靠海吃海、靠海用海”的人海关系,体现了“依靠”海洋、敬畏海洋、感恩海洋的文化精神,世界各地存在着种种海神崇拜和祭海风俗。此时人类干预自然的能力相对较小,海洋生态环境比较平衡。

第二次版本更新发生在西方的大航海特别是工业革命后,海洋作为连接全球财富的通道价值被西方社会争先恐后地大加利用;获取海上势力范围、海外财富和海外殖民地乃至海外原材料和海外市场的话语体系大为流行;坚船利炮摧毁了和平之舟,轮船舰艇取代了木质帆船,征服海洋、竞逐财富、全球渔猎、蓝色圈地、控制海路交通要道、抢占殖民地、抢占海外市场成为西方各国面向海洋发展的活动主流;一系列的战争、会议、谈判和条约随之构筑起相关的制度安排。这些变化体现出征服与被征服、掠夺与被掠夺、分割与被分割的人海关系,工业化的技术成果诞生后被大量运用到海洋上,人类征服和改造海洋的“用”海能力大为加强,加速了人海关系趋向对立的过程。世界格局也因为人海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了,西方的霸权伴随着西方征服海洋的一系列企图和活动向全球扩张,列强之间海权争夺剧烈。到海上去、去征服,成为西方海洋文化的基本精神,并扩展影响到世界各地。在这个过程中,海洋生态环境的平衡遭到破坏,例如18、19世纪西方对海豹、鲸鱼的大洋追捕使得它们的数量急剧减少。

第三次版本更新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洋可以提供人类社会发展所需各类资源的价值得到空前重视,海洋文化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从西方世界率先将眼光投注在开发各类海洋资源开始,殖民体系瓦解和民族独立浪潮后的世界各国也普遍开始重视海洋资源的开发,人类进入了综合利用海洋的时代。一方面,传统海洋渔业与海洋航运业因新技术的应用而大规模发展,另一方面,开发利用新的海洋资源成为各国新的共有意愿;关于海洋的言谈故事则述说着海洋是资源的宝库,拥有待开发的无尽宝藏;对海洋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成为该时期海洋活动的主流,在海底矿藏开采、海洋动能利用、海水淡化处理、海洋药物开发等等新技术帮助下,新型海洋产业和海洋经济形态层出不穷;各国在争相综合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过程中创设了一系列的国家管理制度、科技创新制度、国际合作组织及国际法规,《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定的,签署生效后全球海洋里出现了一次新的蓝色圈地浪潮,民族国家间的海洋权益维护与海权较量随之有了更多海洋资源方面的动因。人海关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面开发利用与被开发利用、掠夺与被掠夺的新阶段。

海洋文化版本更新并不必然意味着版本升级,自第二次版本更新以来,人海关系日趋密切,也日趋复杂对立,其中既发生过海洋科学和航海、捕捞、海底探查开采工具及方法的巨大进步,海洋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人类定居趋近海洋并亲近海洋等变化,也发生过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海洋格局的极大不公。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和民族国家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关系,使得原来不平等的东西方关系也得到扭转,但人海关系中不平等和不平衡的本质却并没有得到改变,而是在民族国家体系下,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国家主体社会动员能力的增强,以征服海洋为底色的“靠海”、“吃海”和“用海”在广度和深度上迅速推进,对海洋的一味利用达到了第三版本空前的水平。各种海洋资源的肆意开发利用遍及全球海面、海底和海空,海洋成为工业文明在陆地以外的另一个巨大工场,海洋文化中弥漫着掌控海洋、全方位开发利用海洋的精神气质。在人类进军海洋并试图主宰海洋、任意支配海洋的过程中,海洋生态环境遭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负面影响,不仅“靠”海地区大量向海里排污等“用”海行为屡见不鲜,运用高科技滥采滥用海洋资源的生态损害也日见明显。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环境危机引发了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并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但与陆地相比,海洋得到的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关照相对滞后和不足,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也有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的条款,但全球海洋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

二、海洋文化生态转向与版本升级

20世纪末以来,海洋环境污染、海洋资源破

坏、海洋生物物种减少、海水变暖、海平面上升,气候异常,一系列严峻的现实问题愈发敲响了海洋生态危机的警钟,海洋生态保护成为群众性绿色生态运动的内在部分,成为世界海洋论坛中的一项常见议题。海洋需要人类保护的思想与呼声日渐响亮,这从“世界海洋日”的设置及其主题中可见一斑。2008年12月5日第63届联合国大会第111号决议决定,自2009年起将每年的6月8日定为“世界海洋日”,呼吁对海洋给予更多关注,既认识海洋所蕴含的丰富价值,也认识海洋面临的生态环境挑战。2009年“世界海洋日”的主题为“我们的海洋,我们的责任”,2010年为“我们的海洋:机遇与挑战”,2011年为“我们的海洋:绿化我们的未来”,2012年为“海洋与可持续发展”,2013年为“团结一致,我们就有能力保护海洋”,2014年为“众志成城,保护海洋”,2015年为“健康的海洋,健康的地球”。近些年来联合国“世界海洋日”对关爱海洋、维护健康的海洋生态的强调,是人类海洋观念发生了一定变化的反映。“海洋生态”日渐成为环保活动、涉海研究与海洋事务的前沿关注热点,并逐渐上升到政府与国际组织行为层面,在一些国家成为海洋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随着关爱海洋、保护海洋生态的一系列思考与行动的出现,海洋生态的意义日渐在人海关系中引起重视,海洋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生态转向的新兴趋势。

我国是海洋生态保护观念的支持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并在世界各国中率先提出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2015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的主题即为“依法治海、建设海洋生态文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以形成并维护人与海洋之间的和谐关系为己任,把海洋资源节约、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海洋事业的首要位置,将合理用海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以美丽海洋为建设目标,当前实施方案“着眼于建立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体系”,并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海洋事业发展

的全过程和各方面”,^①可以说是体现海洋文化生态转向趋势的最新成果,是海洋文化当代发展的一大成果。而且这一成果属于我国国家发展战略,具有政府主导全面推进的制度优势,实施下去势必将带动我国海洋文化进一步关照海洋生态。

反观之,若要成功实现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则内在地要求进一步促进海洋文化生态转向,使其从趋势变成现实,从局部扩展到海洋整体。当前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严峻生态挑战,从根源上说,正是由于旧版本海洋文化中人类一味征服利用海洋,无视、忽视海洋生态本身,人海关系对立造成的。这种长期以来的无视、忽视、对立体现在海洋文化的方方面面,把海洋视作可以任意支配主宰的人类附属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根深蒂固,沉淀在涉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之中,甚至跟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都相关,因此海洋生态环境的根本好转有赖于人们从方方面面转变思维定势和行为定势,切实认识到海洋是需要尊重和保护的生态系统,扬弃旧的涉海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范围上,海洋文化诸门类、事项,包括海洋文学艺术、海洋信仰、渔业文化、港航文化、海洋审美文化、海洋旅游休闲文化、涉海群体风俗习惯等,都应体现出海洋生态意识,践行绿色生产与生活方式;层次上,海洋文化的各个层面,从物质层面、行为层面、制度层面到精神层面等,都应体现出海洋生态意识,整体一致地打造人海和谐相处的文化模式。唯有如此,海洋文化的方方面面才能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同向,发挥文化支撑和精神引领作用,而不致因滞后或反向而起牵制妨碍作用。因此,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需要有意识地促进海洋文化进一步实现整体生态转向。这就意味着,不仅海洋生态环境需要通过各种技术措施和法律法规得到治理、控制和预防,海洋开发利用需要密切观照海洋生态环境的承受度来进行科学规划、管理与监督,社会需要形成海洋生态文化,而且还要前瞻性地促使整个社会的海洋文化转换模式,以绿色发展、理性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走向海洋、爱护海洋,从各方面形成有利于海洋生态健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即让海洋生态文明成为贯穿到海洋文化方方面面的理念和前提。

在海洋文化整体生态转向之中,海洋价值体系的重构尤为关键。如果海洋文化的核心,即海洋对于人类文明的价值与意义,依旧一味专注于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价值,海洋就会仍处于那种人类从海洋肆意攫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惯性冲动影响之下,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许多措施就容易流于外在的管理制约,起到生态抢救、修补或惩戒作用,而无法从根源上防止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积极进行海洋生态建设。海洋生态价值观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论基础,海洋文化生态转向下的海洋价值体系重构,就是要充分意识到海洋生态平衡是海洋其他价值发挥的前提,让海洋生态价值观进入海洋价值体系的核心,且居于统摄地位,渗透于海洋思想观念及其载体中,贯通在海洋文化诸门类、事项的各个方面,引领包括海洋经济活动在内的一切涉海行为、物质利用和制度安排。惟其如此,海洋文化整体生态转向才有明确指向,海洋生态文明也才能够得以真正开新出来。

如是,海洋文化整体生态转向的实现将不仅从根本上有利于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保护和建设,还将导向人海关系的根本性变化,由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海洋一味征服利用与豪夺的态势,真正升级为海洋滋养人类、人类守护海洋的平衡态势,实现和谐相生。这意味着人类海洋文化将随之实现一次系统性版本升级。在新的海洋文化版本下,海洋对于人类文明的价值与意义不仅在于沟通世界、提供各类海洋资源,还在于提供了一处适于人类诗意栖居的生态家园,值得倍加爱护;海洋文化的精神不仅表现为开发利用海洋的权利意识,还体现为保育海洋生态的责任意识,权利意识与责任意识统一,以

^① “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上水平见实效 国家海洋局印发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中国政府网,2015年7月16日,http://www.gov.cn/xinwen/2015-07/16/content_2898332.htm。

实现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因此,从海洋文化历史发展的视角看,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孕育着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海洋文化版本升级的契机。版本升级的海洋文化将成为海洋生态文明的基石,支撑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种努力,而升级版的海洋文化将基于海洋生态文明的理念、追求、实践而生长,二者交叉相容,相互支持。因此,有必要把促进海洋文化的整体生态转向,直至实现海洋文化版本升级作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潜在目标之一。

在海洋文化历史发展的意义上来讲我国当前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加深认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成功推进的文化条件与历史意义,增强相关建设举措设计的前瞻性与针对性;有助于有意识、有步骤地促进整个社会重新理解海洋对于人类文明的价值与意义,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肆意向海洋索取的人海相处模式,以新的海洋价值观、发展理念、行动、规则、制度重构人海关系,早日形成海洋生态保育责任意识与合理开发利用海洋的权利意识相统一的海洋文化精神,使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也就是海洋文化版本升级的过程,从而有利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任务更有效、更顺利地落到实处,早日走进海洋生态文明;也有助于站在世界海洋文化发展趋势的潮头,体现大国时代担当和责任担当,为人类保护海洋、合理使用海洋贡献出更多经验和公共产品,在建立新型人海关系、形成新型海洋文化和新型国际海洋规则的未来发挥可能的引领作用。

对照海洋文化版本变化的五个衡量指标看,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诞生本身说明新的海洋价值标准和理念已经在指导相关制度设计、建设和运行,自上而下的海洋生态修复与保护工作迄今也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距离海洋生态价值观成为社会共有的意愿,体现在涉海活动的主流之中,以及形成新的海洋文化话语系统方面,则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需要创新性推进。在海洋文化之中,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思想观念、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精神财富,本质上属于关于海洋的观念形态,终极作用在于确认

海洋在人类文明中的价值与意义,构筑起人与海洋之间的价值世界与意义世界,具有超越性功能和教化功能,能为海洋经济、海洋政治、海洋管理等提供观念指引,对于形成何种方式的人海关系具有重要思想影响,而其超越性功能和社会教化功能主要是通过话语建构和话语表达来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的。话语由意义、符号和修辞构成,界定什么是合理的认识,获得社会认同后便具有如罗伯特·考克斯所言的建构社会现实、解释规则秩序、制造意义共识的合法性权力,因此对实现海洋文化整体生态转向与版本升级来说特别重要。

当前社会中,海洋文化的话语说还大抵在海洋文化第三版本的内涵里盘旋或发声,尚未充分表现出生态转向,未能充分传播海洋生态价值观念和海洋生态保育责任意识,一些流行的海洋文化话语未能发挥出引导追求海洋生态文明、规范相关行为和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这种状况不仅无法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应有的话语支撑,与当前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不相匹配,而且有些流行话语事实上并不利于切实有效地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当前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社会参与度还较低,与海洋文化话语表达中生态关照不够有很大关系。因此,当前率先实现海洋文化话语的生态转向与创新升级,让海洋生态文明的理念贯穿其中,充分发挥其增加社会认同、凝聚社会共识和引领行动落实的支撑作用,是促进海洋文化整体生态转向与版本升级的关键路径之一。

三、海洋文化话语创新升级

我国海洋文化话语创新升级面临的核心任务,是转变思维定势,进一步建构和传播海洋生态价值观的意义,完整阐释新的海洋价值体系,再造、阐释和传播绿色的涉海生产与生活方式,从而形成表达和谐相生的人海关系追求,讲述和谐相生的人海关系对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类精神休养的作用,传递用海护海统一的海洋文化

精神,引领海洋文化实现整体生态转向与版本升级。要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仅依靠海洋生态理论体系的建构远远不够,海洋文化相关话语说都应该建立在合理开发利用海洋的权利意识与保育海洋生态的责任意识相统一的思想基础之上,换言之,关于海洋生态影响和人海和谐相生的考量应该普及化。

面临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挑战,可以通过以下四个途径实现海洋文化话语的创新升级。

3.1 挖掘、传承、发展传统海洋生态智慧

创新意味着超越,但不可能脱离历史基础和社会文化实际状况盲目创新,应在传承传统文化精华中创新。中国传统海洋文化的价值取向与当下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具有很高契合度,是值得传承和深入挖掘的一大笔精神财富。近代中国在遭受海上入侵的过程中,传统海洋文化遭受巨大冲击,近代中国历经屈辱后重新走向海洋的过程是一个学习和追赶西方海洋强国的过程,传统海洋文化的影响在此过程中逐渐减小。但在当前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海洋文化中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敬畏海洋、感恩海洋、取用节制的思想、话语、事例,就构成了富有启迪的处理人海关系的传统生态智慧。《管子》中关于江海的论述体现出顺乎天道和捕捞有时的观念;海洋民俗中类似谢洋节、祭海节等节日表达了对海神和海洋的感恩之情;涉海传说故事中如《龙王失印服渔翁》等反映了中国古代渔民恪守本分、不求意外之财的伦理道德观念;涉海人群对海洋动物的崇拜习俗表达出敬畏之意^①;等等,都颇具现实指向意义,且具有深厚的民间基础。目前,中国传统文化对待海洋上的哲学观与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已得到学者们较普遍关注,成为我国海洋生态文化理论建构中一种较明显的尝试。

但鉴于海洋生态问题是在工业文明进军海洋的过程中出现的,我国传统海洋文化的生态智慧都无法直接拿来用。将这些传统智慧直接简单拿来用于今天的社会人群,很难产生实

际的生态保育效果。首先,整个社会历经近代以来工业文明的变迁后,海洋生产生活面貌已今昔差别巨大,人们的心灵状态也远非古代敬天拜地的模样。例如,科学精神和人本精神早就冲淡了对海神的真正敬畏和信仰,今天的祭海节大都是作为民俗文化活动的一种延续,昔日那种对于海神发自内心的虔诚膜拜却大都不存在了,离开了那种真信的敬畏与约束力,纯靠今天的海神祭拜礼俗就无法像过去那样起到阻止人们乱捕滥捕的作用。其次,这些传统海洋生态智慧诞生在对海洋实施大规模工业化开发前,不可能提供反思一味工业化弊端的话语批判,所能产生的促进人们从行动上扬弃第三版海洋文化的思想力量也就相应受限。因此,我国传统海洋文化的生态智慧必须经历一定转换,实现创新发展才能够解决当代问题,需要结合今天的科学、人文、经济及工业文明遗产状况,将中国传统海洋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进行重新解读和有效链接,使之匹配当下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语境,促进绿色生产与生活方式在人群中的推广。

3.2 借鉴、融汇、超越域外海洋生态伦理思考

海洋文化话语建构的基础在于海洋伦理本质。海洋文化话语的创新升级是要以反思工业文明弊端给海洋生态带来的危害,扬弃旧版本海洋文化中人类一味征服利用海洋的人海关系模式为出发点的,因此十分需要强有力的海洋生态伦理阐述。而对工业文明弊端的批评和生态伦理理论在欧美工业文明社会内部出现得更早,应该对诞生在国外的生态伦理思考进行审视和解读,判断能否作为我国海洋文化话语实现创新升级可以融汇的资源之一。事实上,国外社会生态环境批评与保护运动中出现的“生态平衡”、“环境价值”、“生态安全”、“生态极限”、“海洋生态责任”、“海洋健康”等概念已经在我国得到传播和认同,而其中认为工业文明中的实用主义理性原则为生态危机和环境灾难

^① 张胜冰、吴倩:“中国海洋社会中的海生动物崇拜”,《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第46-50页。

罪魁祸首的话语不无启示意义,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对生态理性的强调则值得深入思考。针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而主张“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伦理的深度生态主义话语、生态女性主义话语、生态正义主义话语等也值得解析。另外,世界上一些岛屿国家与海洋和谐相处中的生态伦理智慧也值得关注。

国情不同,我国海洋文化的话语建构自然不会生搬国外概念。西方的海洋生态伦理思考与建树代表着挑战工业文明主流话语的社会生态环境批判及社会运动的诉求,在其政府政策中仅得到部分实现,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已经成为国策和相关制度建设的重点,超越了社会批评或社会运动的范畴,正在现实推进之中。因此应该站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海洋文化未来发展的高度上思考,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海洋生态环境自身的特点和需求,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和国外生态伦理思考中有价值之处,^①以融汇、超越之势,提出有解释力的新概念、范畴和命题,对人海和谐相生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的伦理学阐释。

3.3 在实践中以科学思维解决现实问题

海洋文化话语创新的目的是为了回应现实需要,促进海洋文化版本升级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实现海洋生态保育,因此归根到底要从现实的涉海活动中产生,反映对现实问题的关照,引领现实生活中的涉海行为。过度捕捞、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枯竭等为当前海洋生态面临的主要问题,海洋文化话语的创新最终要以能否真正有效促进现实问题的解决与海洋生态的改善为检验标准。那种脱离现实问题,脱离涉海人群的生产生活现实,从话语到话语,为理论而理论所诞生的话语创新,如极端生态中心主义,一旦进入海洋生产生活实践领域就很有可能会失去用武之地或生命力,不具有可操作性,不能真正发挥效用,因而也就不能有助于海洋生态问题的真实有效解决。话语所传递的观念只有能够真正影响海洋生产生活中的

渔民、航海者、深潜者、企业家、科学家、海洋运动者、政治家、旅游者和普通消费者等等诸多社会人群,并转化为他们的共同意愿和行动,才能产生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效果。因此,针对海洋实践中的问题,提出涉海人群能够理解接受、能够有效付诸行动的话语表达,就显得至关重要。

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应该发挥出更大的生态建设作用。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在过去的几百年中,海洋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人类对海洋的大规模利用,也带来了海洋生态环境被破坏的问题,可以理解一些生态环保主义者对科学技术滥用的讨伐。但是,在人类社会不可能回到前科学时代、前现代的情况下,想抛开科学技术知识来解决海洋生态问题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以前是科学技术与经济联手而作用于海洋的话,那么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性任务下,应该促进科学技术与生态保育联姻,用更多的海洋科学知识与技术支撑起海洋生态保育的计划与行动。因此为了真正解决现实的海洋生态问题,海洋文化的话语建构不应该盛行科学技术虚无论,而应建立在科学逻辑、知识和技术的基础之上,人文情怀与科学理性相结合。例如吃鱼翅对鲨鱼的危害基本上人尽皆知,但人们还是阻挡不住“滋补”的欲望,但当关于鲨鱼处于食物链顶端,因而鱼翅中汞累积量特别高的说法传播开来后,许多人顿时就对鱼翅兴致索然了。

3.4 流行话语升级

创新也需要对既有的海洋文化流行话语进行升级。比如人类文明的出路在海洋,这一曾被反复言说的话语具有引导人们走向海洋、开发利用海洋的巨大力量,在当时海洋被忽视的历史背景下曾有效唤醒了人们的海洋意识,促进了海洋事业和产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开海和禁海之间历史发展的硬道理。但除却面向海洋开放这一层考虑外,这一话语背

^①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刘卫英、王立著:《欧美生态伦理思想与中国传统生态叙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后的资源逻辑却隐藏着不利于海洋生态建设的危险,即海洋是资源的宝库,在陆地资源和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下,海洋被视作救星,人类文明将依赖海洋发展。在这一话语下,海洋的重要性被凸显了,海洋开发的热潮来了,但其危险性在于许多涉海人群容易把海洋视作陆地生态危机的解药,把海洋误解为可以替代陆地的另一个资源攫取地,而如果在海洋上继续原来那种在陆地上对大自然大肆掠夺的发展模式,那么海洋也会很快成为下一个生态环境恶化的废弃工地。因此,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整个人类文明的资源掠夺型的发展模式,那么海洋也只能在短暂地供养人类之后走向难以自救。好在十八大已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要求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只有陆海同构,海洋生态才有可能真正维护。

人类文明的出路在海洋的说法当初提出意在呼吁重视海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想象得到今天所面临的严峻的海洋生态问题。无限的海洋资源是那个时代全球普遍的理解,联合国在1998年呼吁各国重视海洋所用的话语便是“海洋,未来的财富”。但在海洋生态环境已经在人类无限追逐海洋财富的过程中急剧恶化的今天,容易引起一味追求海洋财富的话语就不适应海洋生态保育的需求了,2015年6月8日世界海洋日的主题已是呼吁“健康的海洋、健康的地球”,我国海洋宣传日的主题更是强调依法建设海洋生态文明。在这种背景下,笔者觉得应该面向现实和未来,把这一流行多年并发挥了巨大历史作用的话语进行版本升级,以便适应时代要求继续发挥其话语感召作用。可以升级为“人类文明的出路在健康海洋”,凸显新的海洋价值观,凸显海洋健康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依赖着陆地与海洋,未来也应该二者并重,同构人类健康家园,共建生态文明。陆海相生,生命繁衍,促进可持续发展。地球整体生态平衡得以保持,人类文明才能真正拥有美好的未来。

如上例所示,海洋文化若要实现整体生态

转向,原有的流行话语应该在新的海洋价值观下得到重新检视,检视其在促进走向海洋的同时是否直接或间接地不有利于海洋生态保育。对于社会理解模糊不清或容易引起误解的流行话语,或调整,或加以限定,体现出海洋生态关切,实现创新升级。通过检视、升级,让海洋文化话语能处处传达出一个核心理念:海洋促进发展,但促进发展的海洋需要人类保育。

四、海洋文化话语表达场域

体现生态转向和创新升级的海洋文化话语不仅应该始终出现在政府政策宣传平台、相关机构官方论坛、学术刊物、新闻联播、博物馆等媒介中,而且还应该通过图书、报刊文章、音乐、影视剧、故事、摄影、广告、游戏、博客文章、手机段子等大众流行文化文本表达出来,从而建构起传递海洋生态文明议题的一个个“话语性场域”(福柯语),让海洋生态文明的理念与做法在大众流行消费中潜移默化进社会人群中,并内化为其深层的心理认知与认同,这一方面目前在我国还比较薄弱。虽然近些年来关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相关新闻、论文、宣传片、摄影作品、公益展示活动等数量都有所增加,但在流行文化领域表现海洋生态环境与公共健康、公共安全、绿色产业、技术伦理与生态伦理等问题的作品还比较少。例如,海岛生态修复和渔场修复等政策已经在我国进行了几年,休渔期制度更是已经实行了多年,但相关主题并没有在文学艺术文本中得到流行性呈现,各大文学艺术类奖项中更罕有其踪迹。

欧美图书中很早就出现了生态转向,形成了生态批评的传统,并诞生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文本。20世纪60—70年代在世界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水资源危机等威胁着人类生存的时候,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霍克海默等当代哲学家首先对工业社会的技术发展模式发出了抨击,随后罗马俱乐部发布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和格鲁尔的批判力作《被洗劫的星球》带给人们极大震动,其中《增长的极限》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

字,发行数百万册”^①,激起了一股反思人类一味征服大自然、欲望不断扩张的发展模式的极限的社会思潮,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则是这个大思潮中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也成为文学作品书写的主题,1960年出版的小说《蓝色的海豚岛》塑造了一个与海洋动物和谐相处的完美小姑娘形象,受到普遍欢迎,小说获得了纽伯瑞奖和安徒生奖两个重要奖项,并被美国儿童文学协会评为1776年以来最伟大的10部儿童文学作品之一。而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早年曾创作出了许多书写海洋生态的流行作品,如《水的世界》、《环绕我们的大海》、《在海边》、《不断变化的海岸》等。卡逊1962年出版的名著《寂静的春天》虽然主要是描绘了一个美丽村庄的突变,但在全方位地揭示化学农药的危害时,也描写了海洋所遭受的损害,正显示了陆海同构的关系,说明生态环境的容量是有限的,人类正在毁灭于自己热爱的事物。该书的畅销和巨大影响力使得它开创了环境保护运动的新时代。人类与海洋的关系、海洋生态保护与现代工业文明等问题此后成为美国海洋文学的流行性题材,书写此种题材的作品屡屡畅销或获奖,如1975年施奈德的诗集《龟岛》获得普利策文学奖诗歌奖,1986年洛佩兹的小说《北极梦:北方美景中的想象和欲望》获得美国全国图书类非虚构小说奖。生态文学批评也随着生态思想发育而萌芽、繁兴,并在1990年代形成热潮,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经典海洋小说《白鲸》、海明威著名的海洋小说《老人与海》等因之得到了生态文学批评视角下新的解读和考量。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行动主义者也诉诸文本的力量,如戴安·威尔逊出版了自传体小说《一个非理性女人》,把个人的生态保育经历转化为小说文本,促进传播。因了许许多多的类似文本,海洋生态保育观念抵达了一代代的读者,影响他们的海洋认知与涉海洋行为。

而在电影方面,我国也还缺少有影响力的海洋生态电影。2012年中国海洋宣传日的主题是“海洋可持续发展”,当时为了提高人们的海

洋意识,有五部影片得到特别推荐,其中有反映我国海洋文化历史的大型纪录片《走向海洋》、有介绍我国管辖海域的公益广告宣传片《蓝色国土》,而其余三部关于海洋生态保护的影片——《座头鲸:从火到冰》、《海豚卫士》、《海洋健康》——则都来自国外,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我国海洋生态影片尚且薄弱的现实。

笔者近期曾就海洋生态问题在爱好海洋文化的大学生中做过调查,发现他们对于海洋生态需要保护的认知主要来自电影,并且特别提到三部外国影片,一部是《海豚湾》,一部是《海洋》,再有一部就是2015年夏天上映的《海洋之歌》。由此可见,观看这些电影对于培养他们的海洋动物保护意识和海洋生态保育意识的确有很大促进作用,但本土电影和本土话语的缺失抵达又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因为他们无法在流行电影中直接感受与认知我国当前所面临的海洋生态问题与建设路径。在该项调查中发现,人们从外国文学、影片等媒介中所感受到的海洋生态保护意识往往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很难转化成保护身边海洋生态环境的行动。被调查者反映,观看影片时所经历的触动、反省、反思的心情往往几天后就离自己而去,既有的生活习惯和关注点并没有什么改变。这—是因为这些电影文本中的故事远离自己的生活和国家,关联体认度低,二是因为缺乏与我国具体现实的对应性,无法产生行动联系,所以这样形成的海洋生态保护意识大都只停留在朦胧的意识阶段,指向性不强,很难转化为积极参与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行动动力。因此我国海洋文化的生态转向亟需加强在大众文化中的话语表达,让流行文本中出现更多更好讲述我国海洋生态题材的声音、图像、影像、符号和故事。

但当前我国大众媒介上呈现的海洋文化言说和影视故事大都还是围绕着海洋的无穷财富、海洋神怪传说和探险、渔民和海员的生活习俗、海权的国际争夺等话题构筑,生态视角不够

^① 德内拉·梅多斯、乔根·兰德斯:“《增长的极限》摘介”,《决策与信息》,2010年第1期,第72页。

明显,还停留在海洋文化第三版本的话语表达状态,滞后于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对海洋文化话语表达版本升级的时代要求。如果在相关话题上出现更多关照海洋生态的表达,例如,在谈论海洋的经济价值时,也谈论海洋的生态价值、美学价值、文化价值;在展现渔民和海员的生活习俗时,也特别讲述他们善待海洋的做法和智慧;在呼唤人们提高海洋权益意识时,也注意呼唤提高人们的海洋生态责任意识;在介绍海洋旅游休闲种种娱乐时,也能告知人们如何在享受亲海之乐时减少对生态的人为影响;在发布千帆竞发浩浩荡荡的捕鱼场景的图片时,也能报道休渔期的成果和渔业资源休养生息状况……如果有更多关于海洋文化新模式议题的流行文化文本出现,并获得普遍传播,就意味着海洋文化话语的生态转向在社会中得到了较充分的表达。事实上,这些媒介中的海洋文化言说也只有体现出生态转向,才能抵达初步具有了爱护自然生灵潜意识的年轻一代的内心,获得认同、掌声、阅读量和票房,获得流行性影响。

因此,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应设法鼓励和支持升级版海洋文化话语在各种话语性场域得到表达,特别是在面向大众的流行文化领域。一方面,可以采取传统的促进创作的路径,吸引和鼓励现有的作家、艺术家、影视创作者等关注海洋和海洋生态问题,通过体验海洋生活创作出有影响力的文本。另一方面,鉴于海洋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鼓励海洋科学家、具有海洋经历的专业人士和海洋爱好者进行创作,把自己的知识、发现、故事、想象、愿望等以各种文本表达出来,鼓励他们变成海洋作家、艺术家、影视制作人,让关于如何保护海洋的知识走出专业领域,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更多形式多样的表达。他们熟悉海洋,更易于把故事讲清楚,像卡逊之所以能把海洋描述得如此生动就得益于她海洋生物学家的背景。面向大众的话语表达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养成爱海护海的观念,还有利于人们掌握爱海护海的方法,在日常生活中以行动落实爱海护海的观念。这样,人海关系的和谐相生、海洋文化的升级发展才更有可能实现。

五、结 语

综上所述,人类海洋文化在历史上已经经历了三次版本更新,大航海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海洋文化版本充满着肆意征服主宰、一味攫取利用海洋的精神取向,人海关系在日趋密切的同时也日趋走向对立,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的恶化。在严峻的海洋生态问题倒逼之下,20个世纪末以来,海洋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生态转向的趋势,人类开始意识到海洋也需要保护,开始探讨如何保护海洋,不同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实施了保护海洋的行动。我国当下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强调合理用海和保护海洋,追求人海关系和谐相生,并且以其属于国家战略的地位和政府主导全面推进的制度优势,成为体现海洋文化当代发展生态转向趋势的最新成果,并为海洋文化走向版本升级提供了历史性契机。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若要成功达成,则内在地需要进一步促进海洋文化整体生态转向,直至实现海洋文化版本升级,让海洋生态文明的理念充盈在海洋文化的方方面面,以新的海洋价值观塑造合理开发利用海洋的权利要求与保育海洋生态的责任意识相统一的海洋文化精神,养成尊重海洋、爱护海洋的思维习惯与行为习惯,追求绿色的涉海生产与生活方式,促进人海关系和谐相生。整体生态转向的海洋文化能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基石性、系统性的文化支撑。

鉴于话语的感召力量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参与度尚且较低的现实,当前有必要率先实现海洋文化话语的生态转向与创新升级,以弘扬新的海洋价值观,倡导健康的涉海生产与生活方式,传递合理开发利用海洋的权利要求与保育海洋生态的责任意识相统一的海洋文化精神,促进人海关系和谐相生。进行海洋文化话语创新升级的途径包括挖掘传承发展传统海洋生态智慧、借鉴融汇超越域外海洋生态伦理思考、在实践中以科学思维解决现实海洋生态问题、升级流行话语等,并应该在

包括流行文化在内的各种话语性场域进行充分的系统性表达,让爱海护海的观念与方法走进大众日常生活,化为常识。海洋文化话语的创新升级及有效表达,有助于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潜移默化为社会共有的意愿,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得到基于广泛社会认同的内发性行动支持,有利于海洋文化整体生态转向与

版本升级的早日顺利实现,展现人类与海洋更好相处的方式。这将不仅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与海洋文化当代发展的题中之义,也将有助于我国海洋大国的形象塑造与海洋文化的国际传播。

编辑 邓文科

The Ecological Turn of China's Maritime Culture and Its Discourse

ZHU Jianjun¹

(1.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human-ocean relationship,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mankind's maritime culture has experienced three updated versions in history, while China's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the newest achievement embodying a tendency of ecological turn of maritime culture worldwide, intrinsically points to and calls for a systemic ecological turn of Chinese maritime culture, thereby implies a historic moment for version upgrading. The ecological turn therefore should be consciously promoted towards an upgraded version of maritime culture that orients on harmonious human-ocean relationship, being mutually compatible and supportive with the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t present it's essential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ecological attention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power with Chinese maritime cultural discourse. The discourse could be upgraded through four creative paths and the upgraded discourse should find its effective expressions in various discourse fields. This will consequently not only boost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culture, but also contribute to China's image as a sea power and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Chinese maritime culture.

Key words: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aritime culture; ecological turn; version upgrade; discourse